

陳學昭著

土地

人民文學出版社

土 地

陳學昭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總 99 單 84 32 開 160 定價頁

土 地

陳 學 昭 著

* 版權所有 *

一九五三年二月北京初版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經銷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京 1-15000

定價 4.400 元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中旬，一個晴朗的日子，太陽暖得像秋天。

近午，汽笛鳴的長嘯了一聲，接着滬杭普通客車隆隆隆隆的沉重的車輪聲突然靜止了，車子停靠到斜橋站。頃刻間，從車廂裏湧出許多穿黃制服的解放軍，他們揹着背包，擁擠地經過驗票的門口，向鎮上區人民政府走去。好奇的頑皮的小孩子們，三五成羣地跟在他們後邊，一直送他們到區人民政府的門口。鎮上店鋪子裏的商人和店員們也都張着驚奇的眼睛看他們走過。

當這些新來的人剛剛進得區人民政府，從運河開來的輪船，發着拍拍拍拍急促的馬達聲；隨即又發出嘶嘶的划水聲，便停靠在離區人民政府才幾步路的碼頭上了。接着，許多穿藍布制服的男女青年，跨出船艙上岸來，他們也都揹着背包，進區人民政府裏去了。

地委土改工作隊從縣裏已經到來的消息，立時就傳到斜橋全區八個鄉兩個鎮五萬人口的中間去。

從附近幾個村子到鎮上來出晚市的人們，坐在茶館裏，帶着好奇的口吻，彼此談論着，想探聽到一點什麼新鮮的消息。

「來了幾許人呀？」

「從火車上落來有幾十個呢，都是穿黃制服的，排排走，好走半條街呢。」

「勿是輪船上也來了一批麼？」

「這一批都是穿藍制服的，像區人民政府裏的人一樣，也有幾十呢，併起來有百把。」

「我聽傳言，硤石伊橋鄉已經分過田地啦，嚙啥事，多的拿出點，少的拿進點，他們是來做這宗事體的麼？」

「我聽說七月裏省裏就開過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嘞，譚震林主席和譚啓龍副主席都做了報告，今冬明春全省都要土地改革呢！」一個靈通市面的人說。

「不知道穿黃衣服的人權大，還是穿藍衣服的人權大？」

「這可勿曉得！」

「勿曉得底細！」

斜橋區的老百姓自從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剛解放的時候，曾看見過很多的解放軍，這以後，再沒看見像今天那麼多的解放軍和公家人了。

這個區屬於嘉興專署的海寧縣，水陸交通都很方便，出產白米和蠶絲，其它豆子、絡麻等副產也很豐富，就是人們所謂江南的魚米之鄉。國民黨反動派過去在這一帶的統治也比較深固，因此，情況複雜而特殊；當解放不久，人民政府正忙於接管城市の時

候，地主和潛伏的反革命分子勾結起來，到處鑽空子，想盡各種各樣的辦法在農村裏進行破壞和搗亂。有的區鄉，雖曾經過一次民主反霸，可是不很徹底，地主惡霸的氣焰沒有完全打下去，謠言很多，地主的狗腿子和親族乘機混進了革命組織。這個區是過去海寧縣的國民黨反動派當權人物的故鄉，這些人的權力不僅是在縣裏，有的還一直伸到省裏，就是在農村裏，也有反動派的組織。可是對於進步的力量、革命的力量說來，過去却幾乎是一個空白區。

夜晚，從東海吹過錢塘江來的寒風，颳個不停，頃刻間烏雲遮滿了晴朗的天空，接着，粉絲似的雨，夾着稀稀的雪花，沉沉地落下來了。

於是，這些出晚市的未帶雨具的人們，充滿着猜想和不寧靜的心，急急忙忙地走出茶館，向回家的路上跑去。

二

農會主任李寶發從鎮上出了晚市回來，看看天色快變了，好得村子離鎮很近，一過鐵路，就到家了。剛穿過鐵路，遠遠地望到洛水港前面一片碧綠的，整齊而又茁壯，長得約有半尺來高的麥子，這是他和兩個兒子最近插過的。照他的經驗，麥子在年前插秧，

長的特別快，假使到年後，麥子長得有尺把高了，再把它分秧，插的時候，難免要受損害，移一次土要兩三天才能立起來，好像有些人一樣，會因水土不服而生病的。

這畝把麥地是在解放前一年和在石界上的兩畝多水田差不多時候買進的，買進來的時候，地很薄，爺兒子三個拼命挑稻乾鋪羊糞，這兩年的麥子才長得又大又實，他看着心裏着實高興。可是今年秋徵前評等定產的時候，李寶發心裏有很多的顧慮。他覺得人民政府是好的，關心老百姓的生產，推廣好稻種啦，教老百姓除蟲啦，種田人實實在在受到好處。他一家人都是勤儉的好勞動，田地裏生活向來是講究做的。他也相信人民政府，他的水田種的全是人民政府推廣的改良種純系稻，棵棵結得都像珠子一樣。但他怕負擔，還是把真實的產量隱瞞了，只是笑着說：「收成不壞，純系稻是好種，要推廣！」夏天，他聽傳言說是要分田地啦，他就有些担心，是不是自己的田地多了一點，是不是石界上的田地要分給石界上的人去種呢？可是他們的田地都是自種的，沒有出租。想到會不會分出田地去，他就想分家，把田地分開給兩個兒子，就不覺得多了。但是爺兒子三個在一淘生產慣了，分開難弄呢。隨後，他聽說分田地是按照人口算的，夫妻倆就急着替啞巴二兒子討進了一個媳婦。這時候，他望着這片麥地，很自然地想起剛才在鎮上聽到關於土改隊已經到來的一些傳言，並且，他自己親眼看見了好些穿黃軍裝和藍

制服的公家人。過去有過的一些顧慮又來了，心裏覺得很悶氣，但又自己勸慰着：想想從前那些年頭，什麼罪都受過來了，日本人的，反動派的，還有什麼更可怕的呢？早先共產黨沒來時，傳言說的那樣可怕，後來看看也不是那樣子，共產黨辦事體總是先說一個道理，辦起來也都還是公平的。自己沒有做過壞事，只不過田地多了一點，反正都有一個理，那麼等着看吧。想到這裏，他也只好安下心來了，不然，又怎麼辦呢。

走到木橋跟前，他被一個尖銳的女人聲音喊住了：

『寶發爸爸！』

在暗淡的夜色裏，李寶發抬頭仔細一看，真是阿娥，她從後邊趕來，已經走到了他的旁邊，她是俞有升的寡媳婦，認他做乾爸的。

『你出晚市麼？聽說到了許多解放軍，可是真？』阿娥問，沒等李寶發回答，接下說：

『我正要去看看寶發爸爸呢，不到我們家裏去坐坐麼？』

『不啦！天變啦！起風又落雪！』李寶發回答，也就上橋去了。

他心裏有些狐疑：阿娥要去看他做什麼呢？又有什麼事體呢？要不就是俞有升的大老婆又同她婆媳兩個吵嘴？這份親戚從前在他是攀不上，也不敢攀；現在呢，他實在覺得不好攀。李寶發一家都是種田人，一字不識，向來是正正派派的，爲什麼又會和有钱有勢的地主俞有升成了乾親家呢？原來俞有升強佔來的女人，娘家攀過來和李寶發的

女人還是遠房的堂姊妹，姨娘的兒子常常生病，照舊習慣以爲生病的孩子把他乾給孩子多的人家是會有吉利的，這樣，他們找上李寶發來攀起乾親家來了。

李寶發剛剛到家不久，俞有升的寡媳婦就來了，她推開堂屋門，看了看屋子裏只有乾爺乾娘，就走到李寶發女人跟前，悄悄地說：

『寶發媽媽，我擺渡過來嘞！』

李寶發女人一下聽不懂她的意思，他們是對河的鄰居，過一個木橋就到的，就是下雨，也只幾步路，爲啥要坐船過來呀？

『寶發爸爸，你來幫幫我！』小女人接下說，引李寶發到門外，李寶發女人也跟了出來。

李寶發看見一隻稻柴船靠他家的石肚停着，不覺呆了一下，他不知她要他幫什麼，要不又是俞有升大老婆管得她們兒，沒有一個零錢用，她們又偷出些稻柴來賣了。

那女人跳到船上，拉開幾把稻柴，就露出了紅漆木箱。她把三隻紅漆木箱拉到岸上，自己提了一隻，要李寶發夫妻兩個幫她，一人提一隻，進了屋子。

雨夾雪沉沉地下着，路上靜靜的，沒有一個人。

『我公公要我對你說，等過了這個時候，對半分吧！』小寡婦走出門去時，悄悄地對李寶發女人說。

出早市去的時候，黃墩村西頭的地主張祺寶碰到農會副主任俞建章，俞建章給他打招呼，要他抽空去俞有升家碰碰頭，當時他不方便仔細問，可是也猜不出到底有些什麼事情。到下午，聽說土改隊已經到了鎮上，心裏更加狐疑起來。吃過夜飯，他想去靈通靈通消息，可是心裏却牽掛着自己的許多事情，天又偏偏颳起風下起雨飄起雪來了。

他在門前立了一歇，天是黑黑洞洞的，四周靜悄悄，路上沒有行人。東面一歇有狗叫的聲音，一歇又靜寂下去。他回進屋子裏來，坐在一隻太師椅上，沒頭沒緒地想着。屋子裏沒有上燈，昏昏暗暗的，從板壁縫裏透過來的一點光，劃出了屋子裏一切東西的依稀輪廓。房間裏傳出嚶嚶呀呀的女人哄孩子睡覺的輕微聲音。

張祺寶望了望左邊那草間的門，門反扣着。他抬頭望了望屋頂，上邊的橫樑上，擱着一大堆灰黑沉沉的木料；今年春天，女人還說把它賣掉吧，要不然，把它們截斷、劈開當柴燒。他却總是拖延着，好好的木料，把它們劈開當柴燒，真是『蘿蔔勿當小菜』，

『蘿蔔勿當小菜』，意思是蘿蔔不作爲正式菜，冤枉了一樣有價值的東西。

太糟踢了，他實在捨不得，心裏總是想着、盼望着；也許共產黨、解放軍會走呢。一想起來，他深深地懊悔當初沒有聽女人的話。要說現在，誰還會來買這些木頭呢。就是運吧，也運不出去，這樣多的木頭，運起來多麼招搖呢！真悔當初還不如把它們劈開當柴燒了。他心裏掛念着的，還有另外一件事情，這件事情一到心上，他着實不放心，牽腸掛肚的不知道怎樣才好。突然，他立起身來，也不告訴女人一聲，自管自在門角落裏拿起一頂破草帽，戴到頭上，就向門外走了。

張祺寶迎着那呼呼叫着的海風走着，雨點和雪花飄到身上，面孔上來，涼冰冰的。他三步併作兩步，往永寧村的一家佃戶家奔去。一邊心裏想：『要是碰到民兵呢，那怎樣回答？——只好說是小孩子病啦，請郎中先生去！』

張祺寶有一塊烏柏樹地，還是在他父親手裏租出去的，那家佃戶說起來也有一點遠親，現在這家佃戶只剩了一個近五十歲的老寡婦，兒子還只有十六歲，在上海一家織布廠做學徒。他老早就想收回，却因為解放軍來了，只好拖下來。前兩個月，他聽到傳言說是要土地改革啦，想定要把那些最大的烏柏樹砍掉，對那寡婦佃戶說：『把那烏柏樹砍了吧，砍了，我和你六、四分，你得六分，我得四分，工錢我來出。不砍，將來地

● 郎中，即醫生。

● 葉卵形，夏日開小黃花，籽可以製染料，並可作製肥皂、蠟燭的原料。

給人家分掉，你也得不到，我也得不到。」

寡婦不情願，心裏想張祺寶說話總是那樣甜，但是做起來，恰恰相反，尖酸刻薄；再說今年砍了，明年哪裏來的收成呢？豈不是完了？要是說烏柏樹地要分掉，那麼到分起來的時候再說吧，現在還沒有分呢。可是，張祺寶却乘那寡婦走娘家的時候，在一個深夜，把七株最大的烏柏樹砍了，剩下的細樅樹枝捆得整整齊齊，放在寡婦的門外。可是他把粗的樹身一根也沒看見。寡婦回家來，看到七株大的烏柏樹都沒了，也只好忍氣吞聲，沒有敢聲張。

張祺寶焦急地跑着路，幸好一路上沒有碰着一個人。他走過寡婦的門口，門已關上，走近去張了一張，沒有燈光，也沒有聲息：『這樣早就躺死屍！』他從心裏咒罵着，原來他還想乘便進去探聽探聽這個女人的口氣；却不敢打門，只怕一打門，惹起狗叫來，驚擾了附近鄰居人家，那就麻煩了，再惹得民兵們也來了，一盤問……事情還有個完結麼？

張祺寶繞過寡婦的破房子，落北走過那塊烏柏樹地，到了河浜邊。他站在那裏，望着河浜，水是黑沉沉的，一點痕迹和動靜也沒有。心裏稍稍安定了一點。突然，格格格的三聲，驚了他一大跳，接着呼的一聲，從他頭上飛過去了，原來是一隻貓頭鷹。他心裏罵了一聲：『死東西！』

張祺寶呆地站了一歇，然後轉回家來。

黃墩鄉土改工作隊分隊長林超同志，兼鄉的黨支部書記和青年團支部書記，同着他的那支十七個人的分隊，來到黃墩鄉。

十七個人中間，有的是部隊同志，有的是地委文工團團員，有的是職工，有的是大、中學生，可是雖然來自東、南、西、北，來自不同的工作崗位，他們却真正像一支隊伍一樣，個個人都是精神抖擻，個個人都明白他們的戰鬥任務：是黨和政府所交給他們的幫助農民、發動農民完成土地改革，對於這個任務，他們是充滿了信心。

林隊長原是這一帶地方的人，老家在袁花鎮的鄉下，他很小就沒了爺娘，和他的哥哥跟着伯伯做小木匠。抗戰開始不久，袁花鄉下到了新四軍的游擊隊，那時他還很小，是一個小鬼。可是一天晚上，他溜出鎮上參加了新四軍游擊隊。他們在那裏一直堅持戰鬥。到日本投降以後，一九四五年十月間，新四軍北撤，他也隨軍北上。自從新四軍北去，國民黨反動派回來，老百姓遭到很大的災難，許多被懷疑是新四軍戰士的親族和共產黨嫌疑分子都受到了殺害。林隊長的伯伯和哥哥被反動派抓得去，受盡了灌煤油、坐飛機種種酷刑，最後被拖出去和別的人一起載上卡車，拋到海裏去了。他的伯母在悲憤

裏得了一病也就死了。很多人家是這樣完了的。這一帶地方也就漸漸成了空白區。

林隊長雖然剛剛二十五歲，自從一九四五年加入了黨所領導的一個青年組織，一九四六年夏天被批准入黨，他已經得過兩次三等功了，第一次是在淮海戰役，第二次是在渡江作戰時。他還曾負過傷。他原是一個機關槍班的班長，提升到副連長、連長。剛參加革命的時候，他只唸過兩年小學，這幾年在部隊裏學文化，他已能做作戰計劃、筆記、看報紙了。

他們這一分隊的人，經過鎮上短短的道路，落北走不幾步，眼前突然寬敞起來，雙軌鐵道橫臥在前面。就是這些鐵軌把整個黃墩鄉和斜橋鎮分了開來。鐵軌兩旁，已經秋收了的鄉村，極目無際地展開着。這裏那裏的烏柏樹，有的在桑林邊，有的夾雜在河沿竹叢中，深紅的葉子帶着金黃色，在夕陽光裏格外顯得燦爛眩目。稻田是新翻過的，像魚鱗似的一大塊一大塊的黑色泥土，整齊地疊着，一畦一畦的準備好了蠶豆的下種。桑地裏滿是軟軟的一堆一堆的稻乾。一塊新綠的長得半尺來高的麥子在風中搖擺着，柔軟而發光的麥浪，就好像地面上鋪着的一塊綠色的緞子。

黃墩鄉的南面是一條從東到西的鐵路，東面到上海、南京、北京，西面到杭州、南昌、廣州。一條運河的支流長浜彎彎曲曲地通過全鄉九個村子，並且把它和桐鄉縣、崇德縣的邊界劃了一條銀色的邊。這條長浜經過運河，和鐵路一樣，東面直達上海，西面直達杭州。河沼、古墓和森林，像蜘蛛網似地交織着，一直是強盜、土匪、賊爺爺和

搶娘舅的隱蔽所，情況向來是很複雜的。當國民黨反動派快要逃走、人民解放軍正神速前進的時候，在極短的時間裏，這地方到夜晚幾乎成了土匪的世界，及至解放軍一到，土匪散夥的散夥，躲的躲，藏的藏，這時候出現了一個從未有過的清平世界。從崇德到斜橋來賣布的婦女，不用成羣結隊，或者到斜橋來住庵堂，就是半夜三更，二、三個人也敢上路了。可是，慢慢的，由於地主惡霸的勢力沒有打倒，他們又和潛伏的反革命分子勾結起來，每當縣大隊不在的時候，零星的槍聲有時甚至黃昏也響起來了。

過了鐵路，沿長浜走，沒多遠，一叢密茂的竹林邊，一座大樓矗立在眼前，它的大門朝南，正對鐵路，邊門外有一個涼亭，臨着長浜。長浜的那一邊有好幾座茅草棚，相形之下，越發顯出這座大樓的氣勢來了。

「汪！汪！」快近大樓的時候，突然一隻灰毛的小叭狗從邊門裏直奔出來，叫着，張着嘴直奔到林隊長的前面，林隊長俯下身做着一個撿泥塊的姿勢，那狗便後退了幾步，凶凶地叫着。這時候，從邊門裏走出來一個約莫十五六歲的男孩，一臉黑色，一隻手牽着一隻灰糟糟的獼猴，那獼猴邊跳邊走，男孩在邊門外的涼亭當中一立，也不讓土改隊隊員們的路。在男孩的後邊慢慢地踱出來一個高大個子的男人，約有五十多歲，穿

● 搶娘舅，是一種風路的土匪，他們跟在單身行人的後邊，用一根繩子把人頭頸勒住，就搶了走，進行搶劫和謀財奪命。

着一套青灰色的棉綢絲棉襖褲，鴨舌頭絨帽下邊露出黑色的頭髮。黝黑的面孔，濃黑的眉毛，八字鬚翹起兩邊。他安閑地在涼亭邊的長凳上坐下，眉頭稍稍緊皺，一眼不眨地板着面孔看土改隊隊員們從他跟前走過。

那狗還在土改隊隊員們的後邊追着叫着。

『真討厭！這小叭狗！看去倒厲害！』走在林隊長後邊的一個女同志說。

『這狗是日本種！別看牠那樣小，怕會咬人的。』另一個隊員說。

那狗邊追邊叫，一直到土改隊的隊員們都走進了鄉人民政府裏去。

五

鄉人民政府設在黃墩村本地人叫做『新廟』的房子裏，這座新廟剛剛造起，還沒裝上菩薩，就解放了。

這黃墩村約有一百四十八、九戶人家，男男女女老老小小約有六百二、三十人口，它是全鄉的大門，也是三個縣邊界地區的一條交通要道，人們都到斜橋來坐火車或輪船到杭州或到上海，或去更遠的地方。這村子離鎮上很近，離區人民政府只有里把路。當一九四九年秋天劃小鄉的時候，黃墩鄉人民政府就設到這裏來了。

當天晚上，土改分隊全體同志在裏邊開會，他們圍着兩張八仙桌圍圈地坐着，兩盞煤油燈，火心挑得大大的，每人面前攤開一本筆記本。原來在鄉人民政府工作的鄉長和農會主任談了鄉裏的情況，接着，林隊長分配了每個人的具體工作。

漫天遍地的海風從破紙窗格裏吹得桌上的煤油燈光搖晃不定，吹得前邊屋子和後邊屋子的門窗砰砰彭彭地響。

開完會已近半夜了，人們走出屋子去上茅廁，看見海風狂捲着雪花，地上和天空都是白濛濛一片。

林隊長也出去上茅廁，走到牆角邊，看見一個人影一晃，一下鑽進了靠河邊的一叢竹林裏，對河的狗大聲地吠着。林隊長大聲喊道：

『站住！哪一個？』同時把手槍的子彈上了膛。

從竹林裏鑽出一個人來，高高的個子，約莫二十六、七歲，結結巴巴地說：

『是我，我在解小手哪！』

『你是哪一個？』

『我——我就在前面住！』

鄉長在裏面聽到說話聲音，就跑出來，看見這情形，心裏有點明白了，一邊招呼林隊長，一邊對俞建章說：

『去吧！』